

# 藏品的真与假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胡德生



← 瓷器的断代细致入微



目前收藏界谈论最多的是真、假问题,好多人认为古代的旧物才是真,而新仿者一律被视为假。这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。举个例子,我们用真材实料依明代样式仿制一件,工艺水平也接近或达到原件标准,有的甚至超过原件水平,这种现象只能说它是明代样式的仿制品,俗称“明式”,而非明代作品。它与明代是两个概念。我们无理由说它是假品或伪品,即使是有意做了旧。如果有人别有用心硬说它是明代古物时,它才临时具备假的涵义,冒名顶替属于假,比如一张画,明明是仿的,上面有画家的名,如果公开表明此画是仿的,就不存在“假”问题,只能说是仿品,仿的好可称为复制品,或赝品。赝品的意思也多指仿制品或复制品。如果你把它当作真迹去骗人,它才临时成为假品。

我曾遇到一个场面,在一家古玩店,一个顾客看到店家柜架上摆一件瓷器,旁边有一说明牌,写着“乾隆款青花瓷瓶”,大呼你那是假的。店主拿起瓷器,和颜悦色反问,你看有没有乾隆款?有。是不是青花?是。是不是瓷?是。是不是瓶子?是。那凭什么说我这是假的?要说这是新仿的,千真万确,但它



↑ 汉代小铜章的鉴别

可不是假的。你要说我这是假的,不信到哪说理你也得输。顾客哑然。

还有人把古代文物、艺术品的修复,一律视为假,凡“动过手”,修复过的古代艺术品,都被打成了“假”,“假”成了黑五类的代名词。一件古物历经数百年沧桑,难免要有磕磕碰碰,损伤在所难免。即使是重伤,比如,腿断了,彬断了,配一条腿,配一条彬,都是正常的,价钱上肯定要打折扣,但不能称之为假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件宣德款黑漆香几,经过几次改制,其面上花纹是明代万历时加嵌的,其四腿的螺钿龙纹是清代康熙时改制的,现在它仍然是故宫的一级文物。故宫家具库的家具有很多都经过修复,有的还添了新料,也仍然是二级文物。而且故宫科技部还在大量修复文物,没有人说这些修复过的文物是假的。故宫博物院近年大规模修缮古建筑,如弘义阁、体仁阁、慈宁宫、钦安殿、太和殿,都经过了大修,换了不少建筑构件,换了多少砖,多少瓦,油漆彩画都是新的,也没人说这些建筑是假的。故宫博物院在中正殿火场废墟上重建了中正殿、西花园,也只能说是重建的,或新建的,而不能说其是假的。如果把修复过的动过手的都说成是假的,照这个说法推论,一个人因工伤断了腿,医院为其配了假肢,这个人难道就不是人了吗?

还有人说老料新作也是假的。再举一个例子,故宫收藏着大批明清时期的织绣袍料,每件一个文物号。1985年,故宫因陈列需要,提出明代袍料,缝制一件龙袍,只是销了袍料的文物号,而换成龙袍的文物号而已。它仍然是珍贵文物。没人说它是假的。一件家具,一件龙袍,或一座建筑只要主体构件大批完整,只能说是修配,在家具门类中,存在这种情况,有人从民间收购大批旧家具构件,他们从大批旧家具构件中检选各类构件,东拼西凑的攒出各式家具,攒的好的几乎可以乱真,这类器物有时明显看出是拼的,也只能说其不是原配,是动过手的,比如一张桌子,断了一彬,八个牙头,丢了四个,我们为其配了彬子,补了牙头,使其恢复了原貌,保护了这件古董。即使修配得不是很合理,也没有理由说其是假的。一般来讲,只要初始构件在百分之七十以上,有百分之三十的修配,哪怕有些不合理的修配,只要没破坏主体构件,仍然属于真品范畴。如果初始主体构件不足百分之七十,则另当别论了。

也有人说现在除正规博物馆收藏的东西是真的,外边的东西都是假的,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。难道民间就没有好东西?难道八国联军抢走的东西都被毁得一件不剩了?从现今情况看海外文物大批回流,证明这些当初被八国联军抢去的古代艺术品也并非都被毁了,这批回流文物中的确有丢失条件的,经过补配而成器,实际上是对这件文物施加了保护。

总之,很多类文物没有真假概念,只有新旧概念。只有在冒名顶替的情况下才临时具备假的因素。**图**  
(作者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)

藏品真与假困惑着人们,赝品否定着真品,道德堕落者不断在制假,藏者的乐趣和智慧便在这真与假的辨识中得到满足和挥发。自信是在智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,收藏需要自信,但更需要智慧和眼力。所以一般是“玩”不起的。有心人更将票证时代的全国各种票证分门别类加以保存,反映出我国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,记录了一段历史,其意义不仅仅限于个人的爱好了。

我研究过收藏家的心态。热衷收藏的一些人,喜欢帮着朋友搬家。于是有意无意地得到了古董,哪怕一碗一碟,一瓶一缸,为个人增添了一份文化财富,是无可非议的。迨数十年后,这偶然得之或有意索求的古珍价值渐增,收藏者终于挡不住金钱的诱惑,以高价脱手转让,纪念品于是成了商品。可以购置住宅汽车了。这样的例子也许并不多,但确有其事。

女性,谁都对美怀着无比的向往,可美丽往往最容易在时光中流逝,去影楼或艺术馆,做一套精美的写真集,把青春收藏起来,已成为青年女性们留住美丽的一种时尚。有人把这种写真照片制成巨幅画像,用精巧的画框框起来挂到墙上,画面上的人物雍容华贵,令满屋生辉,让主人看起来也有一份当明星的陶醉。在这种感觉中,她们的心会更加年轻。

一位去世的前辈作家。老人终生为革命鞠躬尽瘁,无怨无悔。他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多面手,其所作所编的电影剧本很不少,有的成为经典之作,那时候电影剧本稿费是很高的。他忙里偷闲经常光临古玩商场,倾其所有购置古玩,数十年来藏有不少价值连城的精品。他年逾九旬,作古前将一生所存的古玩古书古字画古字,全部捐献给国家。高风亮节,境界旷远,世所敬仰。

我历来无意于收藏,实在没有什么可供玩赏的藏品,但无论是用稿退稿还是泥牛入海稿,我都保留着,做到“宠辱不惊”。对于退稿,既不毁之也不弃之,而是收藏之,因为它虽然稚嫩,却不乏真实朴拙,它是行进中一行行歪歪扭扭的脚印,一串串牙牙的语音,是鲁迅所谓的“出屁股”的小照。这样的“小照”,待你长了胡须添了皱纹,再也拍不出了,所以我收藏之,闲时翻翻,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乐趣、感知的重温积累、写作的揣摩感悟呢?

收藏,作为见证,作为过程,不求永远占有,只求曾经拥有。“天空未留痕迹,鸟儿却已飞过”。收藏者应该永远收藏着这条训诫。**图**



↑ 藏友网上晒的自家珍藏